

你是哪种风格的编辑

文/Mathew Philpotts 编译/薛晓倩 校对/高曜

英国《时尚》(Vogue)杂志的前编辑亚历山德拉·舒尔曼(Alexandra Schulman)在离开任职25年的编辑岗位6个月后,曾于2017岁末简单谈及对于“卓越杂志编辑的品质”这一话题的看法:编辑的工作“对那些不愿意投入时间的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份好工作”,亦不符合“时尚杂志编辑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拍摄时装和结交名人”这种幻想。舒尔曼的一席话被解读为对其继任爱德华·恩尼福尔(Edward Enninfu)的直率批评。

舒尔曼曾提出有关编辑本人性格和编辑风格的合理性问题。她发现,没有什么比杂志编辑交接班更具风险性的事了,毕竟这是一个要求严苛而举足轻重的职位,用她自己的话来描述,交接班“好比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抚养”。这就关乎个人、编辑角色和杂志制度精神的认同程度,即分离是有代价的,当个人习惯长期浸润于组织习惯,“重获新生”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有的人来说,这种分离是不可能的。2017年,传奇的《纽约书评》初创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离开了工作岗位——他过世了,这或许是他从编辑位置上退休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正如《纽约时报》的讣闻中所言,西尔弗斯“无法从他编辑的刊物中抽离,反之亦然”,他“近乎传教士般的热情”使他一定要亲自“实现《书评》的神秘感”。

编辑的角色其实拥有各种非凡素质,在长期编读往来中,完美对接了各种作者的需求。作者的文字和最终的出版成品之间,有许多需要编辑来填补的漏洞,甚至,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编辑的功能”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作者的功能”。天真的读者才会认为,一份杂志的运行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挑战、环环相扣的问题是可以由一个天赋异禀或装备精良的个体独立完成的。事实上,具体的操作有哪些,需要的才能有多少,都无法清晰明确地予以界定罗列——这就是围绕编辑实践的神话,至少在文学圈和知识界的情况是这样的。

简单来说,编辑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呢?要回到舒尔曼的问题上来:是什么成就



文学知识类杂志的历史影响力毋庸置疑,但我们对杂志的编辑组织架构依然知之甚少。且来看看20世纪欧洲杂志界杰出编辑的观点吧。马修·菲尔波特(Mathew Philpotts)认为:杂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魅力,还在于强大的编辑集体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图为Gabriele Münter的作品Women in Thought II, 1928。

了卓越的编辑?

这些问题正是我近两年来一直在关注的,我查阅了上世纪法语、德语和英语世界20多个文学知识类期刊——从1890年代萨缪尔·费舍尔(Samuel Fischer)创办的《新评论报》(Die neue Rundschau)和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创办的《火炬》(Die Fackel),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编辑的妇女解放运动杂志。那么,在这近200位编辑的个体实践中,我能学习到什么呢?接着我将拈出七位有关编辑实践的观点予以介绍,要皆关涉多元性这一核心思想,这也是所有编辑实践的主要特征。

1、以多种风格和模式编辑

我搜集的资料中,最著名的三位编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标准》

[The Criterion], 1922—1939), 托马斯·曼(《质量和价值》[Mass und Wert], 1937—1940)以及保罗·萨特(《现代》[Les Temps Modernes], 1945—1980)——他们都曾处于不同形式的编辑身份中。艾略特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编辑,他既是唯一一位正式负责编辑工作各个方面的人,也是唯一一位从头到尾经历刊物整个运转过程的人。在《标准》发行之初,艾略特是没有薪水的,他的生活来源依然是在劳埃德银行全职工作的收入,必须利用晚上、周末和假期的时间来当编辑。他表现出一种高度个人化的、非专业的编辑风格,这种风格也渗入他私人生活的领域。萨特编《现代》的情况则截然相反,从策划到创建都有赖于集体智慧。初创团队包括同时代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以及政治记者艾伯特·奥利维娅(Albert Ollivier)和受人尊重的《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编辑让·波扬(Jean Paulhan),而萨特甚至不是其中的主导力量。托马斯·曼的状态介于以上两者之间,他采用一种与他人联合编辑的方式,两位搭档分别是相当于发行人的康拉德·法尔克(Konrad Falke)和担任执行主编的费迪南德·里昂(Ferdinand Lion)。

不同出版物的不同编辑形式让我们见识了各种编辑风格,这是刊物所处的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也是编辑自身不同个人轨迹的体现。举个例子,从1930年出版的9种德语期刊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编辑风格:“主持者”萨缪尔·费舍尔、“表演者”卡尔·克劳斯、“投机者”马丁·拉什齐(Martin Raschke)、“参与策划的”马丁·博德莫尔(Martin Bodmer)、“殉道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服从的”鲁道夫·凯瑟(Rudolf Kayser)、“不服从的”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传奇编辑”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森(Siegfried Jacobsohn)、“指导者”奥斯卡·比耶(Oscar Bie)、“内向的”赫伯特·施泰纳(Herbert Steiner)、“远离潮流的”赫尔瓦特·瓦登(Herwarth Walden)和“中间人”威利·哈斯(Willy Haas)。

2、多样化实践避免单一话语

如果说,大体而言《质量和价值》《标准》《现代》的编辑工作方式可以区分为独立编辑、集体编辑、合作编辑,那么具体到实践中,其实情况要更为复杂多变。一方面,这些“作者型编辑”想要贯彻自身在专业领域的权威并主导杂志方向,托马斯·曼和萨特在各自创刊号上发表的宣言就对此直言不讳。这就意味着,这几种看似形

式不同的编辑分工实际上是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建构的,即编辑本人对刊物有充分权威。对托马斯·曼来说,法尔克不过是个名义上的合作伙伴,而里昂资历尚浅,几乎完全遵从他给出的大方向以及涉猎广泛的选题趣味。而萨特的集体编辑团队中,大多数人比如阿隆、波扬和奥利维娅,很快被边缘化了,核心团队只剩下萨特、波伏娃、雷里斯和梅洛-庞蒂四人小组。1953年梅洛-庞蒂去世,此后的《现代》毫无疑问地成就了萨特的个人美名——尽管每位曾参与其中的人都作出了贡献。

现实中的不同还有其他情形。比如,艾略特在《标准》编辑部里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仰赖的众人包括提供经济资助如罗瑟梅尔夫人,知己亲朋如斯科菲尔德·泰勒(Scofield Thayer)、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妻子薇薇安,出版社商理查德·科布登-桑德森(Richard Cobden-Sanderson)和杰弗里·费伯(Geoffrey Faber),以及各种会议、书店等场合提供的社交圈。托马斯·曼的境况庶几如是:全力支持的金主、社交圈的诤友、妻子凯蒂娅的支持,更不用说媒体评论人让·斯伦贝谢(Jean Schlumberger)和出

(下转4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取自刘松年(宋)《秋窗读书图》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文匯學人

